



中山大学中文系
古代文学教研室 编

7209

20

目 录

第 一 章	神话——中华民族童年的一面镜子·····	1
第 二 章	我国奴隶社会的诗歌总集《诗经》·····	10
第 三 章	百家争鸣和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	25
第 四 章	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41
第 五 章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	55
第 六 章	汉代乐府诗和《孔雀东南飞》·····	71
第 七 章	黄巾起义后崛起的建安诗坛·····	82
第 八 章	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	97
第 九 章	《木兰辞》和南北朝民歌·····	111
第 十 章	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119
第 十 一 章	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136
第 十 二 章	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和唐代古文运动·····	155
第 十 三 章	白居易的讽谕诗·····	170
第 十 四 章	李贺及韩孟诗派·····	181
第 十 五 章	晚唐诗坛一瞥·····	194
第 十 六 章	唐代短篇小说——传奇·····	209
第 十 七 章	苏轼和北宋的诗文革新·····	222
第 十 八 章	陆游的爱国诗·····	235
第 十 九 章	辛弃疾和南宋词坛·····	246
第 十 九 章	白话小说的诞生——宋元话本·····	260

第二十一章	《陈州粳米》等优秀元杂剧产生的意义·····	273
第二十二章	关汉卿的戏曲与元代的阶级斗争·····	284
第二十三章	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	299
第二十四章	金元散曲的兴起和衰亡·····	314
第二十五章	优秀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331
第二十六章	施耐庵和他的《水浒传》·····	347
第二十七章	优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362
第二十八章	优秀的浪漫主义戏曲《牡丹亭》·····	380
第二十九章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392
第三十章	李玉和清代戏曲·····	409
第三十一章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422
第三十二章	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	436
第三十三章	农民起义的号角·····	459

第一章 神话——中华民族童年的一面镜子

祖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四千多年了。但是，远在文字出现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文学创作，那就是原始的歌谣和神话。

关于文学的产生，鲁迅先生有过生动的论述：“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说明文学起源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那为了共同劳动的需要而唱出来的“杭育杭育”，也就是集体创作的歌谣了。原始的歌谣是最早的文学，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而且也不大可靠。这里，我们只能谈谈另一种史前文学——神话。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人类的野蛮时期，“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有力的影响。”可见，神话是人类在野蛮时期对自己的生活及环境的想象，

反过来，它又有力地影响史前人类的生活及其改造环境的斗争。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于自然的威力，而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生产工具，披荆斩棘，搏虎追熊，防洪灭火，与自然界一切阻碍人类前进的力量进行艰苦的斗争。在斗争中，由于他们还处于蒙昧状态，对各种自然现象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解，就单凭他们要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便产生了神话。神话中的神，与后来宗教迷信用来麻痹人民的神不同，它实际上是远古人民理想的化身，是他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信心的表现。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社会上出现了阶级压迫，远古人民对这种社会现象也还不可能作出接近科学的解释，只能通过“想象”去理解社会现象。这样，又使神话反映的内容从自然扩展到社会。所以马克思概括地指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的本身。”

因为远古没有文字，神话最初只能靠口头流传。但正如成人每每不能忘怀自己的童年生活一样，进入文明时期的中华民族，对反映自己童年生活的神话，也并没有因它的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长期以来，记载神话传说的著述，一直受到群众的喜爱。

到现在，保留神话较多的先秦著作是《山海经》和《楚辞》。先秦两汉的哲学著作如《庄子》、《淮南子》等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山海经》共十八卷，成书可能在战国至秦汉时代。书中所记大都是祖国山川地理、奇鸟异兽的情状，其中夹杂着不少有趣的神话传说。至于诗人屈原的《楚辞》

(包括《天问》、《九歌》、《离骚》)，也提到许多远古神话。但因为受诗歌体裁的限制，所以提到的神话多是一鳞片爪，不得其详。当然，我国现存的神话资料，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增补改动，经过封建文人的歪曲篡改，它们甚至会被弄得面目全非。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批判，去伪存真，仍然可以透过它的折射，窥见远古人民的原始生活和精神面貌。因此，现传的我国神话，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童年的一面镜子。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些什么呢？概括地说，大概有三个方面，

一、神话中创造了一系列巨人的形象，突出地表现了童年时期的中华民族，就具有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如《夸父逐日》中说：夸父追赶太阳，一直追到了接近太阳的地方，很渴，就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河之水。还觉得不够，又想要喝北方大泽的水，还没走到，便中途渴死了。临死时丢下他的手杖，后来化作了一片桃林。（见《山海经·海外北经》）。这位巨人夸父，为了追求理想的实现，探索自然的奥秘，奋不顾身。他的顽强斗志，不是很值得景仰吗？在《精卫填海》里，神话作者塑造了另一种形象。它说炎帝的小女儿女娃，不幸在东海游泳时被溺死了，死后化作小鸟“精卫”，长年累月地衔着西山的树枝石块，丢进大海，一心要把它填平（见《山海经·北海经》）。精卫不见沧海变成桑田誓不罢休，她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反映了远古人民的精神面貌。又如《羿射十日》的神话，大意是说帝尧的时候，天上十个太阳并出，晒焦了庄稼草木，人民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了，各种恶禽怪兽也都出来害人。尧便派羿去上射十日，下

除九害(见《淮南子·本经训》)。这个神话，内容很丰富，长期以来，羿就成为人民所歌颂的为民除害的英雄。羿一个人怎么可能剪除了这么多的祸害呢？它显然是远古人民要求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强烈愿望的化身。天上十日并出和一些奇形怪状的鸟兽实际也并不存在，但它却反映了远古人民在生产斗争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灾害，因此它又是有现实生活作基础的。毛主席说：“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透过我国古代神话人物身上那一层神奇的外衣，我们不是可以看到远古人民向自然灾害作过多么艰苦的斗争，付出过多么辛勤的劳动吗？即使当时尚未能征服这种种灾害，但在他们的想象中是总有一天可以改造它、战胜它的。如果不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期，就表现了改天换地的英雄姿态，闪烁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我们民族后来的健康成长是难以想象的。

二、古代神话反映了我国远古人民对一些自然现象的探索 and 解释，接触了一些在今天来说仍是自然科学中的重要问题，表现了远古人民的非凡智慧。

最突出的是女娲造人与补天的神话。《风俗通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工作太繁重），力不暇供，乃引绳絙〔huán 桓（大绳）〕于泥中，举以为人。”这是女娲造人的故事。

关于补天，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焱（大火延烧貌）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善良

的人民)，鸛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洪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把造人与补天这样两件大事都记在女娲名下，说明这两个神话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女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创造了人类，又为人类消灾灭祸。在这个英雄身上，凝聚了远古人民对其劳绩的衷心尊敬和热情赞赏。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抟土造人还是炼石补天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放在原始社会来看，它既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幻想，同时可能跟当时的现实生活有联系。举例来说，我们民族的肤色跟黄土相近，在原始社会，制作陶器又是妇女的作业。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用黄土制成各种坯型，联系这种生活实践来探索人类的起源，就有可能得出“女娲抟黄土作人”的解释。又如，原始人在生活中，有时会碰到声震百里的陨石雨，就可能以为天裂了，掉下构成天体的石头来。而天上又常常出现五色云彩，就以为这些石头是有颜色的。于是在天崩地裂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幻想。因此，透过神话的神奇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所经历的艰难时代，以及他们如何战胜这些自然灾害和解释自然现象等等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

此外，有些神话还接触到一些天体起源的问题。如《山海经》记“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南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大荒西经》）。这都是有关天体起源的问题，帝俊怎样和羲和、常羲结合，她们又怎样诞生日月，可能还有内容较为丰富的故事，只因年代久远，仅留下十分简略的记载。但它们依然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远在童年

时代就在社会生活和劳动实践中，探索和解释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作出了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答案。这种积极探索自然现象的精神，仍成为我们今天的鼓舞力量。可以说，当代三大前沿科学中的两项——对天体演化和生命起源的探索，我们中华民族远在童年时期就已开始了呢。

三、神话中还出现了不少敢于斗争，不畏强暴，具有反抗性格的人物，说明童年时期的中华民族，就有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如“不待帝命”，敢从天帝那里偷来“息壤”（能自然生长永远不会耗减的土壤）堵塞洪水的鲧（gǔn 滚），就是一位普罗美修士（希腊神话中敢于从天帝宙斯那里偷来火种传给人间的英雄）式的英雄（见《山海经·海内经》）；因与上帝抗争而被杀的刑天，断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高举武器，与天帝斗争（见《山海经·海外西经》）。这一类神话大概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社会上开始出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在神话中得到曲折的反映了。《共工怒触不周山》中说，古代共工与颛顼（zhuānxū 专须）争帝位，一怒而头触不周山，碰断了擎天的柱子，拉断了绑地的绳子。天向西北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移；地向东南陷落，所以积水泥沙都向东南流（见《淮南子·天文训》）。这个神话，既解释了我国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势，更表现了远古人民反抗压迫，敢于向传统势力斗争的精神。据说共工是个古老的氏族，聚居在河南共地（今河南辉县）。颛顼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是当时氏族联盟的大酋长。共工与颛顼争帝位，反映了当时氏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共工是人民群众的化身。他有着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远古人民反抗压迫的伟大力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共工是胜利的英

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主席高度评价共工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说他“没有死”，是指他的革命精神一直活在后世的革命人民心中；今天，“不周山下红旗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此外，如《黄帝战蚩(chī 吃)尤》的神话，有不少详略不同的记载。黄帝与蚩尤是上古两个部族的首领。《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可见这场战争是蚩尤挑起的。传说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发大风，下大雨，黄帝请来了旱魃，雨止了，风停了，战争就以蚩尤的被擒和黄帝的胜利结束。黄帝是中原一个部族的首领，在历来的传说中，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祖先。黄帝战胜蚩尤的神话，有力地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不畏强暴，不怕侵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任何侵略者胆敢来侵犯我们，必将遭到和蚩尤一样的可耻下场。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的神话，正是因为有着这些积极的战斗内容，才使它具有“永久的魅力”，不仅鼓舞了当时人民的战斗，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夸父、后羿等形象，以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斗争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成为鼓舞革命人民为克服自己前进道路的种种困难而不断战斗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积极的战斗的内容，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

它瑰奇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光辉起点。屈原、李白、李贺等的诗歌都受过神话的深刻影响。元代的戏曲有不少以神话故事为题材。明代的《西游记》，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小说，从内容到创作方法，都与古代神话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鲁迅先生曾以古代神话为题材，写成《故事新编》，为现实斗争服务。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有点类似。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神话，本来是原始社会的产物，但是，到了阶级社会，也毫不例外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对神话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篡改。儒家的孔丘、孟轲在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恶劣。伏羲在民间传说里是跟女娲一起战胜了洪水，拯救了人类的神话人物（参看闻一多《伏羲考》）。孔丘说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造了八卦来统治天下。从此以后，他就逐渐被篡改为“全能全知”的圣人，一切封建迷信活动的老祖宗。尧在神话传说里是跟鲧、禹、羿一起，战胜种种自然灾害的英雄。经过孔丘的篡改，就成了宣扬天命，把中庸之道传给舜的圣王。孔孟之流还说舜怎样以孝感动天，禹怎样节衣缩食，孝敬鬼神。他们极力歪曲这些人物，给涂上种种迷信色彩，抬高其尊严，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借以麻痹人民，为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孔孟之流还千方百计丑化具有叛逆性格的神话人物。如敢于不待帝命、造福人类的鲧，被丑化为不恤民命、性情乖张的坏蛋。敢于反抗颛顼的共工，更被歪曲成淫乐无度“以害

天下”的害人虫。他们就是这样来为“剥削有理，造反有罪”伪造历史根据。但是，历史证明，共工“没有死”，他的酷爱自由，敢于造反的精神，一直在劳动人民中间继承着、发展着；鲧的刚直性格也一直影响到屈原以来的进步诗人和作家。

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国神话散失的原因时，指出远古神话“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且大有散亡。”可见先秦以来，对神话百般排斥和肆意篡改的儒者之流，是使神话大量失传的罪魁祸首。

神话不仅受到儒者的摧残，同时还受到道家思想的污染。如《列子·黄帝篇》中的“华胥国”，被描绘成“其国无长帅”，“其民无嗜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无爱憎……无利害”等等，完全是一个道家的理想王国。又如《庄子·逍遥游》说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受。后来皇甫谧《高士传》又说许由嫌尧的话玷污他的耳朵，到颍水边去洗耳，为道家的逃避现实，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改造为“高士”的形象，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隐逸诗人”。

产生神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又跨进了一个崭新的神话般的时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发扬了敢想、敢干、敢革命的光荣传统，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千千万万神话般的奇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时，人们将不再惊异于自然的神奇，借助想象去制服它；相反，神话中的人物如果重游神州的话，倒要惊奇于我们创造的奇迹，舒开广袖，翩翩起舞了。

第二章 我国奴隶社会的诗歌 总集《诗经》

中华民族在从童年成长过程中为我们留下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打开这部诗集，在我们面前展现一幅幅粗线条的民俗画，其中既有广大奴隶和平民的挣扎和斗争，也有奴隶主贵族的自我吹嘘和互相指责，内容相当复杂。但正如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欧洲文艺发展长河的一个远源，没有远古流传的神话和反映奴隶社会生活的这几百首诗歌，我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文艺创作和有关的理论总结，都是难以想象的。

一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包括周南、召南、郑、卫等十五国风一六〇首，小雅、大雅一〇五首，周颂、鲁颂、商颂四〇首，合共三〇五首。它初名是《诗》，后来被称为《诗三百》，最后才定名为《诗经》。

《诗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诗歌起源于劳动，现存的可能传自史前人类的歌辞，有的表示对水土调匀、虫害不作的祈祷（见《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有的歌唱制作弹弓、追逐鸟兽的愉快心情

（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的《弹歌》），都是原始人劳动生活的简单再现。到了夏代，社会开始分裂为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诗歌就从单纯歌唱劳动生产转向同时反映阶级斗争。现存的两首夏代歌谣，一首歌唱夏王的出来巡游（见《孟子·梁惠王下》），一首诅咒暴君夏桀的灭亡（见《尚书·汤誓》），就表现了不同的阶级内容。但当时还没有文字，也不会有主管文学的官员，这些歌谣都只能在口头上流传。直到夏灭商兴，还是如此。

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的西周王朝，继承了夏商两代的文明，是我国奴隶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王朝设置了主管文艺的史官和乐官。为了祭祀祖宗，逐渐积累了周颂一类的歌辞；为了宴会宾客或举行别的典礼，又积累了小雅、大雅一类的歌辞。它们大都是由史官编撰、乐官配乐的。内容不外乎为祖宗歌功颂德，为王朝粉饰太平。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国风里许多来自民间的歌谣和二雅里少数较有现实内容的诗篇。国风里许多歌谣原在民间传唱，诸侯各国的君主为了考察民情风俗，也为了日常娱乐，把它们集中到自己的统治机构里面来。周王朝又以同样的理由把它们从诸侯各国集中起来，按照它们原来流行的地区和格调，称为郑风、卫风、齐风、秦风等。国风中有部分是在周王朝统治已经动摇、人民对社会现实表示不满的歌谣，被称为变风。二雅中也有部分被称为变雅的作品，是奴隶主贵族里一些受当权派排挤的人物写的。他们主观上想以此警戒周王朝，客观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

《诗经》里的许多诗篇从西周初期积累下来，但编辑成书却在周室东迁后的春秋中叶。这时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对

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和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以及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都已成为无可挽回也难以掩饰的现实。编诗者在编次雅、颂部分的诗歌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总是企图召唤文武周公的亡灵为他们的子孙鼓气。在不影响奴隶主统治的根本利益时也允许对现实有所揭露和批判。这就是部分带有批判现实性质的变风、变雅也被保留在这部诗歌总集里的原因。至于他们在搜集、编辑过程中排除和篡改大量民间富有战斗性的诗歌，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诗经》产生以前，诗歌，特别是民间歌谣，大都是零星地、分散地在各地口头流传，时过境迁，就逐渐在人们记忆中消失。西周以前的民歌很少流传下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诗经》的产生为诗歌创作从分散到集中，从口头流传到书面写定，从零星地自生自灭到分门别类地集中起来，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认为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经》中的三百篇诗歌原来是配乐歌唱的，其中还可能有部分小演唱。如《采芣苢》原来是妇女采集芣苢（一种野菜或野果）时的群歌群唱，跟后世的《采莲曲》或《采茶歌》相似。在配乐歌唱时自然会引起摹仿采集芣苢的舞蹈动作。又如《静女》原来是一首类似《小放牛》的牧歌，在配乐歌唱时自然会引起“搔首踟蹰”、“悦怿女美”等的表情。“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就是指这种状态说的。至于《周颂》的《武》乐，演出周武王克商的战斗场面，据《乐记》记载，有武王出兵时的“总干（将士握着盾牌）而山立”，有吕尚进击时

的“鹰扬蹈厉”（形容猛烈的战斗动作），就有些近似后世的大型武打戏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多采多姿，以及诗歌、音乐、舞蹈等综合艺术的民族形式，都可以从《诗经》里考察它的萌芽状态，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如《乐记》、《乐论》、《毛诗序》，主要也是从这部诗集的创作、传播及其社会效果总结出来的。

从上列几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到这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到春秋后期，《诗经》就成为孔家店的一部文学教材。为了宣传儒家的伦理道德，孔丘、孟轲及其门下弟子，大都断章取义，任意歪曲它的原意。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扫除他推行法家路线的障碍，曾经下令烧毁这部书，严禁它的流传。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成为官方的经典著作，被称为《诗经》。从此以后，它在文艺领域的地位被越捧越高，加在它身上的神袍越来越厚。不但二雅三颂被说成王政、盛德的表现，连国风里许多民歌也被说成“周公之化”、“王化之基”。这就把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产生的诗歌总集胡弄得面目全非。

二

不论从全书的体例、诗歌的思想内容或表现形式看，《诗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跟后世的诗文总集或选集有较大的差别。

《诗经》从“关关雎鸠”这首诗起，选录了十五个地区

的风谣，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而属于庙堂文学的作品却被放在次要的地位。这跟后来的诗文总集或选集，把为王朝歌功颂德的大赋或宗庙祭歌放在首要地位，把民间乐府放在次要地位，体例大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来考察，它首先决定于王朝政治需要，即利用这些诗歌所反映的各地人民的情绪，借以考察王朝政策措施的得失。象《毛诗序》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民间风谣是政治的晴雨表，编选十五国风的历史官乐官是多少觉察到的。其次是奴隶社会生产水平比封建社会低得多，不可能在奴隶主贵族之外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知识阶层，象封建史家说的“儒林”或“文苑”那样。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官僚，包括史官乐官在内，大都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垄断了文化，由于世代相传，养尊处优，生活上远离人民群众，不可能写出一些有新鲜内容的诗篇。这样，从民间来的各地风谣，比之王朝贵族的诗歌，如现在保留在二雅三颂里的大部分作品，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不学诗，无以言”，春秋各国在外交场合引用的诗句，大多数出自十五国风。可见他们即使为了文学语言的学习，也不能不给民间歌谣以优先的地位。

《诗经》既是把十五国风放在优先的地位来选录，即使在选录过程中大量更富有民主性的作品被淘汰了，入选的诗篇仍相当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在奴隶社会，奴隶和平民创造了全部物质财富，可是他们却吃不饱穿不暖。他们生产的粮食布匹那里去了呢？《豳风·七月》细致地描写当时的生产情况，为我们作了答复。